



未名社骨干，左四台静农

台静农与他的文师酒友

□张洪刚

1936年秋，台静农应林济青之邀，从厦门大学来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在青岛，台静农与老舍、叶石荪、邓仲纯一见如故。

台静农(1903—1990)，安徽霍丘人，学者、书法家。台静农曾旁听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后转入北大国学研究所。1927年8月起，先后执教北京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厦门大学等。

1936年夏，国立山东大学在学潮中风雨飘摇，校长赵太侔辞职，由林济青代理，学者名流也大多离去。当时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但并没有离开青岛。林济青重整旗鼓，延揽人才，挽留知名学者，补齐各院系师资，多方筹措办学经费，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这年秋天，台静农应林济青邀请任职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当时中文系主任为施崎，教授有黄孝纾、闻宥、姜叔明、宋调甫、叶石荪等，讲师还有罗玉君、吴廷璆等。

山东省档案馆存有一份《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员调查表》，记载了台静农来校前的学历、经历、著作，其中注明“月俸：二百二十元”、“担任课程：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经书攻读、论理文”、“研究专题：中国文学史、汉画石刻总目、南北朝礼俗研究”、“专门著作：《中国修辞学》”。

台静农来国立山大以前，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乡土派小说家。台静农1925年初识鲁迅，在其影响下，与安徽霍邱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河南卢氏县的曹靖华等成立了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集”多种。“台君为人极好”，这是鲁迅对台静农的评价。台静农师承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表现手法，创作了小说《天二哥》《新坟》《红灯》《弃婴》《吴老爹》等短篇，受到鲁迅的关注。

1928年11月，台静农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出版，他立即赠送给鲁迅，书的扉页题字：“试作呈鲁迅师”，这本书鲁迅一直珍藏着，并给予高度评价，称为“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优秀之作。

台静农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经书攻读、论理文等课程，尤其对新文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徐中玉曾回忆：“台静农先生给我们讲诗经，给我们介绍崔述、方玉润。诸家新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我因比较倾向于研究新的文学、新的观念和方法，自然对老舍、叶石荪、颜实甫、台静农等老师接触多些，也对他们更感亲切”。

台静农到青岛山东大学后，依然与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保持通信联系。1936年10月15日，鲁迅就台静农写信请他到青岛养病一事，致信台静农：“九月三十日信早到，或急或忙，遂稽答复。夏间本拟避暑，而病不脱体，未能离开医生，遂亦不能离开上海”。信是鲁迅逝世前4天写的，此时他已病入膏肓。10月19日鲁迅逝世，台静农悲痛欲绝。他在致许广平的唁信中这样写道：“周师母鉴：顷见报载，中央社电豫师去世，惊骇万分，然关于师之起居，向多谣言，颇以为疑。但记载甚详，似果真不讳，山颓木坏，世界失此导师，不仅师母之恸也……生静农上”。

1936年11月1日上午9时，国立山东大学文学社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台静农介绍鲁迅生平，赵太侔作了思想影响的报告，叶石荪做了艺术创造的分析，周学普做了总结评述。台静农以深情的演讲，沉痛悼念鲁迅先生。徐中玉回忆：“鲁迅逝



1936年台静农在青岛。

世那年台静农老师正在山大，我们举办的追悼会上他带病勉强参加了，伤痛之意极深。”

台静农来山大后住在青岛恒山路与黄县路路口(现在的黄县路19号)，与老舍比邻而居(黄县路12号)。老舍年长台静农三岁，俩人因性格脾气相投，均爱饮酒，成了酒友。台静农在《我与老舍与酒》里记载了与老舍的交往：“我初到青岛，是二十五年秋季，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哄然，他自己也‘嘻嘻’地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呵。”

在山大台静农与叶石荪、邓仲纯，友情深厚，经常在一起聚饮。年仅三十四岁的台静农一袭长衫，颇有古雅风度。他酒瘾大、量高，但酒德佳，能自制。他曾自撰一联“不养生而寿，处浊世亦仙”。臧克家回忆说：“他酒量不大，但划起拳来却感情充沛，声如洪钟”。邓仲纯，原名邓初，安徽人，与杨振声校长有友谊，受杨之邀，于1930年8月到青岛，任国立青岛大学校医兼任国文系讲师。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国立山东大学，继续在该校任职。他性格豪爽仗义，好喝酒，在国立青岛大学号称“酒中八仙”之一。

台静农曾这样回忆在青岛饮酒一事，“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做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天气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他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

1944年和1947年，台静农写下《我与老舍与酒》和《谈酒》两篇文章，深情追忆了在青岛与老舍等友人聚饮时的快乐时光。

1937年7月1日，台静农受友人之邀，离开山大赴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后，台静农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抗战后，台静农举家迁四川，任职国立编译馆。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画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人物志】

张锦秋：梁思成的关门女弟子

□关山

近期，大型4K纪录片《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在央视播出，该纪录片通过展现传统建筑居住者、使用者、改造者的故事，阐述传统建筑中蕴含的生存智慧、工程技术、审美理念和社会伦理。作为该片总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优秀之作，并亲自出镜讲授。

著名文学评论家肖云儒说，在西安你想躲开张锦秋是不可能的。公共汽车跑上两站，在犄角旮旯一拐弯就遇见她的作品。

中国工程院的官网是这样介绍张锦秋的：张锦秋的建筑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清华大学是学习研究阶段，《颐和园后山西区的园林原状及造景经验》为代表作；在设计院工作进入建筑创作阶段，代表作：西安大雁塔景区三唐工程、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群贤庄小区，三项目均获国家优秀设计奖，建筑学会创作大奖，被誉为“新唐风”；此后她创作的领域扩展到城市设计。西安钟鼓楼广场、陕西省图书馆和美术馆、黄帝陵祭祀大殿、大唐芙蓉园、曲江遗址公园、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等为其代表作。近年来她在建筑创作上又不断创新，呈多元化探索，如：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博物馆、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天人长安塔、临潼大唐华清城等。

张锦秋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从事建筑行业。从小受到父母熏陶的张锦秋，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时梁先生是整个系的学术领袖。1961年张锦秋留校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终到梁公麾下。对于梁先生的才华，张锦秋的评价是“出口成章，倚马可得。”

她曾这样回忆：“1963年，梁先生从广西考察回来，对‘真武阁’那座古建筑十分赞赏，打算写篇文章，约我去作记录。那时是个上午，大晴天。梁先生的精神不错，在书房里迈着方步，一句一句地讲，偶尔停下来推敲一下个别词句，又继续说下去。我一字一字地在稿纸上记。大约一堂课稍多的时间，他讲完了，文章也成了。就这样，几乎没有改动，全文就刊登在当时的《建筑学报》上。”

梁先生对张锦秋很照顾，但在一件事上张锦秋却没有听他的。研究生课题定向时，梁先生正在研究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他打算让张锦秋参与这项工作，通过系领导征求意见，张锦秋却另有想法。

当时清华历史教研组里边的两个重点课题，一个是梁思成先生的《营造法式》，还有一个是莫忠江先生带头研究的颐和园。张锦秋参加了古建筑考察活动，由莫宗江先生带队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后又到无锡、苏州、杭州、扬州、上海考察了古典园林，“我彻底为之倾倒，中国古典园林太有味道了，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张锦秋决定论文选题围绕园林展开，但怎么向

梁先生解释成了一道难题。

怀着忐忑心情，张锦秋走进了梁思成的书房。“那是一个黄昏，斜晖脉脉，书房的空气宁静舒缓。梁公笑容可掬地坐在他的圈椅上，又像是讲正事，又像是聊天地谈了起来。”张锦秋曾经这般诗意地写道。

结果，梁思成尊重她的意愿。他说张锦秋虽然喜欢中国园林，但没有系统地下过功夫。这方面请老莫来指导最合适了，莫宗江对古典园林研究很深，不但对造型、尺度十分精到，而且对这种东方的美有特殊的感受，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情一景都能讲出许多道理。他又说小吴公(即吴良镛先生)能从规划格局上着眼，从总体布置上分析，这对于大型皇家园林的研究十分必要。“他要求我认真向莫、吴两位老师请教，在深与博两个层面上进行结合，认真地探讨和研究。”这一席教诲，成了张锦秋研究学习中国园林的指南。

工作之后，张锦秋来到了西安这座历史名城。从1966年起，她一直在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她将自己在清华研究的与绘画、文学交融的中国古典园林，植入到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国古都西安。先后完成陕西历史博物馆、钟鼓楼广场、黄帝陵祭祀大殿、陕西省图书馆、大唐芙蓉园、大明宫丹凤门、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安塔等标志性建筑。

作为一名建筑师，张锦秋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在建筑创作的天地里，我却近乎于中国古代的工匠，或者更像一个写小说的文人。”

一次专访中，在谈到历史与建筑的关系时，张锦秋这样说：“人是有历史、有情感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古代还是近代，历史以及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说，建筑师应该学习更多的建筑历史，只有知道来龙去脉，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不懂建筑历史，你就没有独立的判断，这阵子兴什么主义，那阵子追什么流派，总在跟风，太肤浅了。传统不能丢，但在不同建筑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手段也是多元的。就拿我在西安的第一件作品华清池大门说吧，华清池以唐代故事知名，这个大门我想总不能设计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大门，还是要用形象反映历史特色。我就赶紧找资料，学习唐代建筑，所以方案基本上是唐代风格，大家还挺喜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设计唐华宾馆，要与大雁塔相协调，自然设计成了“唐风”；后来设计曲江宾馆，建筑是完全现代的，但我尝试在布局和园林绿化上借鉴中式园林的手法。建成后，大家也挺喜欢。”

张锦秋说，“新唐风”的提法，最早是在吴良镛先生为《从传统走向未来》一书所作的序言里出现的，后来就被广为引用了。“其实并不能把我的设计都概括为‘新唐风’，有许多项目与唐没有关系。但我这种设计思想基本上也是沿着梁先生‘中而新’的方向走下来的。”

真实讲述，触达情感“最大公约数”

□张若昱

近年来，立足于描摹现实生活的纪录片成为传媒生态发展的新兴力量。纪录片制作成本不高，降低了行业门槛，表达技巧的贴近性又容易拉近观者好感，因此虽然不求高票房，却成为吸引人气的灵丹妙药。

纪录片《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就是这样一部赢得了良好口碑的优质作品。文创人员在疫情紧张的关头，深入武汉金银潭、“雷神山”等地进行现场真实记录，以平凡人物为主角，无“滤镜”地呈现抗疫工作的细节，同时也没有刻意规避抗击疫情过程中的一些难点痛点。比如，重压之下的医生护士在休息区落泪；患者不愿配合治疗，医护人员需要不断进行心理疏导与鼓励……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还原了真实的人性弱点，更让人为之动容。

真实讲述，恰恰是触达情感“最大公约数”，引发群体共鸣最好的方式。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其情节无法虚构，但在制作手法上也有规律可循。有力量的纪录片，能够直面现实问题的矛盾冲突，并以此放大人性的光辉。《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即是如此。他们将镜头对准了生活的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